

傅斯年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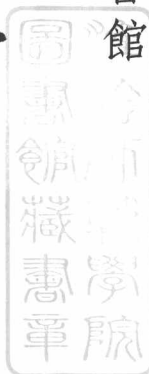
【第一冊 釋文】

善本古籍題跋輯錄

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周年

1470866

傅斯年圖書館



善本古籍題跋輯錄

【第一冊 釋文】



淮陰師院圖書館1470866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湯蔓媛纂輯.

-- 臺北市：中研院史語所，民97.08

3冊；27公分

含索引

ISBN 978-986-01-4912-8（全套：精裝）

1. 題跋 2. 善本書目

011.6

97014140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

纂輯者：湯蔓媛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史語所八十周年籌備會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印刷者：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樓之2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全三冊定價：新臺幣 1600 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出版

GPN 1009701939 / ISBN 978-986-01-4912-8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的湯蔓媛女士，完成了《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一書，囑我寫篇短序，說明此書之緣起。

二〇〇四年三月，我在史語所發起編纂幾種書，藉以慶祝史語所八十周年。它們分別是「中國史新論」、「臺灣史前史論」、「生命醫療史叢書」、「珍藏史料」，而此書即是「珍藏史料」之一種。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當時我希望湯女士將傅斯年圖書館中各種古籍的題跋及眉批輯錄下來，作成一書，而湯女士欣然接下這個任務。現在所完成的正是其中「題跋」的部份。

將藏書中的題跋及眉批輯成出版早已有之，譬如國立中央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的《標點善本題跋集錄》，王利器的《越縕堂讀書簡端記》及《續編》，《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等都是。不過我之所以留意題跋或眉批，與個人的興趣也有一些關係。

在一九九〇年代，我曾熱衷於研究「清代的政治與文化」，特別想了解清代讀者對敏感或禁毀書籍的反應，藉以推測當時士庶內心中對敏感書籍及敏感議題的真正想法。而題跋、眉批是比較私密性的書寫，我認為在這些材料可以看到讀書人較為隱密的思緒，因此曾經想著手大量翻查傅斯年圖書館藏書的題跋或眉批。這件工作從未著手，但是它加深了我對題跋或眉批的重視。

我在翻閱湯女士這部輯錄之後，深深覺得題跋史料的意義異常豐富。譬如對傅圖藏書的來源有更具深度的了解，對於古今典籍之聚散以及每一部書的歷史，都有了第一手的印象。我認為不管是從事書籍史、閱讀史、思想史、或文化史，都可以從這部書中得到寶貴的材料。

譬如說，從題跋中可以看出印刷、銷售的形式，書價的高低與思潮的起伏（如李贄的《續藏書》於光緒年間可購於北京琉璃廠）；亦可看出每個時代士人知識態度的轉變，可以看出政治氣氛的寬嚴（如《國史唯疑》在康熙及清末命運不同）。從題跋中也可以看出在印本流行的時候，抄本力量仍然強大，以及抄本流傳管道與收藏的過程。如果從閱讀史的角度看，從題跋往往可以看出讀者與時代的對話、讀者與後人的對話。而各種題跋中對書本內容的討論與辨證，往往可以幫助讀者掌握書中的精義。總之，隨著讀者關心問題之不同，每能找到很有價值的材料。至於圖版部份，除備書法欣賞之用外，由於許多題跋者並非著名書家，他們的書跡可賴此得見，提供文稿或書畫鑒定時之參考。

在史語所的前輩先生中，不乏由行政人員成為著述大家的例子。圖書館是一個造就人才之地，不管是親近圖書而有心得，或整輯材料以供學界之用，都是應當鼓勵的。秉承這個原則，我一直鼓勵所中行政人員利用時間編纂一、兩種書，《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即是其一。而史語所創所以來，首次有人整輯善本古籍中的題跋成書，值此八十周年所慶之際，我個人覺得這件工作別具意義，故撰成此序，作為慶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所長王汎森 謹誌

2008年8月

凡 例

- 一、本書所收題跋，均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典藏之善本古籍中輯出。
- 二、本書內容分敘論、題跋釋文及圖版，釋文與圖版分別成冊；均依著錄編號順序排列，以便讀者參照閱讀。
- 三、各書標目依據經、史、子、集、叢分類排比，依序著錄，並分別以A、B、C、D、E為代碼，依序編號。
- 四、各書標目依次著錄其編號、書名、卷數、冊數、撰者、版本、題跋者及鈐印。版本主要根據原館藏著錄資料，加以必要之修正。
- 五、題跋確定為撰者手跡者，其位在卷前者註「某人手書題記」；在卷末者註「某人手跋」；卷前、卷末均有者註「某人手書題跋」。傳鈔之題跋，註「過錄」；不能確定是否撰者手跡者，在卷前註以「某人題記」，卷末註以「某人跋」。
- 六、凡無涉版本、心得，僅簡記年月日之購得記、閱校記，或書名題署、觀款、借記及日常雜記等，暫不收錄。惟與題跋文字在同頁者，仍收錄之。
- 七、卷中批語、校記、眉批等一般不收錄。惟傅斯年之批語屢有精闢見解，故於傅氏舊藏中兼收題跋、批語。
- 八、過錄之題跋一般不收。但收錄之題跋內文有言及過錄之內容者，為使其相呼應，兼收之。
- 九、同書中，同一人在不同頁次之題跋，依撰寫時間先後排列。不同時間的題跋，空一行另起。
- 十、題跋中的原註，在「釋文」中以標楷體小字示之。

- 十一、題跋撰者鈐有印記者，釋其印文，並於釋文外加□以別之。
- 十二、非位於卷前或卷末的題跋識語，釋文後以【】標楷小字加註所在位置。
- 十三、釋文中的古字、通假字、異體字，為便於閱讀，逕以常用正體字釋之。所釋正體字，以精確傳達作者原意為主要考量，而不斤斤於原字之古義。如：「塙」及「碯」作「確」、「𪛗」及「𪛖」作「鮮」、「愜」作「吝」、「𪛗」作「霞」、「𪛗」作「戾」、「鴈塙」作「雁塔」、「古竟」作「古鏡」、「鍾鼎」作「鐘鼎」、「翼日」作「翌日」等。
- 十四、釋文以新式標點斷句。原文中如有錯字，於錯字後用（）標示正確文字；脫漏字以〔〕補足；原文中的衍字以【】標示，唯作者已點削之衍文，逕行刪去；原文疑字，字外以□標示；闕字或無法釋讀者，以一□表示一字；原文殘損，不能確知字數者，以□表示。
- 十五、釋文中的干支、帝王紀年後，整理時均加註西元紀年或補帝王紀年；因舊曆換算跨年者，改於月份後加註。原紀年無法確指者不加註。
- 十六、題跋中相關人事的考訂，為不影響原文的順暢，均以註腳方式說明。
- 十七、正文未收之題記，如卷末校記、雜識、影抄跋記等，擇要收為「附錄」，以「S」為代碼；僅出釋文，不附書影。
- 十八、編末附書名、題跋者索引及題跋者年里資料表，均依首字筆畫筆順排列，並註標目編號於後，俾便檢閱釋文與書影。書名、題跋者索引另註明「釋文」、「圖版」所在之頁碼。
- 十九、書名索引，書名凡冠有「重刊」、「欽定」、「新編」、「增補」、「舊拓」、「纂圖互註」等字樣，或冠有著者名號、朝代年號者，均依原題名首字筆畫排序。另以括弧標出此等省略字樣，並以省略後之第一字筆畫排序。
- 二十、題跋者年里資料表，著錄包含撰者生卒年、字號、籍貫、科舉（學歷）、齋室及撰者所撰題跋在本書的編號等。佚名與未署姓氏者，不收錄。生卒年不詳者，依題記年代註其朝代。題跋確係過錄者，於編號處加括弧以為分別；〈題跋者索引〉亦作相同處理。

天祿琳琅外一章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敘論

湯蔓媛

壹、前言

善本通常是指年代久遠，精刻、精校且較少訛脫的古籍版本，而善本的產生，又與雕版印刷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雕版印刷約始於隋唐（西元七世紀），¹ 至宋代達於鼎盛。然而，受到刊印材料的限制，一般刷印的數量不可能多；況且歷代典籍傳世，迭經天災人禍，² 存世者日益稀少，甚至連一紙宋刻殘頁都不可多得，就更顯示出善本古籍的可貴了。

至於「善本」的時代斷限為何，目前尚無統一的標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將清乾隆四十年（1775）以前刊刻的古籍均列為「善本」，此外，晚近罕見之刊本、稿本、名人批校本、手鈔本、繪寫本等亦屬「善本」之列，依此標準，史語所所藏善本，總共約有四萬餘冊。大抵以明清文集、地方志書、傳記譜表、詔令奏議、彙編叢書等史料文獻為主。

¹ 雕版印刷起源於何時，學界說法不一，始於唐則是較無爭議的說法。不過，馮鵬生據典籍史料及隋大業三年（607）的「木刻加彩佛像」，推斷雕版印刷應始於隋代。參見馮著，《中國木版水印概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3-5。

² 典籍的散佚存毀有自然的災害，如水患、天火、蟲蛀、霉爛、老化焦脆等；有人為的政治禁燬、兵火戰亂、竊盜掠奪等，尤以兵火戰亂對書籍的散佚毀損最為嚴重。隋開皇初牛弘（545-610）以經書自仲尼以來，數遭秦火、王莽、董卓、永嘉、江陵五厄，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明代胡應麟（1551-1602）續言隋至宋末之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近人祝文白（1884-1968）又續明末李自成入關、絳雲烈燄、四庫禁燬、咸豐朝內憂外患、民國中日戰爭等五厄。史上書籍的劫難，當然不僅於此十五厄，如光緒八國聯軍、敦煌藏經掠盜、文化大革命等皆可為厄例，再如對書籍內容有意的刪削、竄改，亦為另一種書厄。

古籍藏閱者於書籍常有各種批註，此類批註通常見諸眉端、字行間、版外空白處，或者加貼簽條；而題跋則通常見於書籍前後空白書葉上。這些古籍因有批註、題跋，而稱批校本。批校者、題跋者，有時是作者本人、或作者同時學友，有時是後世收藏、閱覽者。批校或題跋是書籍內容的「附加價值」，是另一種極為可貴的資料。

本書輯錄史語所收藏善本古籍題跋之精要。在此，先就「題跋」的意義，略作說明。明人吳師曾說：「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³ 又說：「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⁴ 詳細說明「題跋」的意義；清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跋」字下註：「引伸為近人題跋字，題者，標其前；跋者，系其後也。」⁴ 則是以「位置」來分別題與跋。因之，在近代編訂的「編目規則」中特別強調「墨蹟題識之在卷前者，註『某人手書題記』。在卷後者，註『某人手跋』。能詳其題跋年代者，應予以記載。」⁵ 這是圖書版本學界對「題跋」的認知。

至於題跋的內容，大抵記錄收藏的經過、閱書的感想、版本的描述、校書的心得、遞藏的源流、傳世的價值等，有時甚至是個人學思靈感的啟發。

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傅圖」）收藏大量古籍善本，這些古籍善本上，往往有前人的手書題跋，其中更不乏赫赫名家，這些題跋對研究一本書的內容或題跋者的學術思想，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有時書籍本身是普通的刊本，但其中的題跋卻非常重要，本書輯錄傅圖所藏古籍中的重要題跋，除呈現題跋的真跡外，並附上釋文，不只有助於圖書版本的研究，相信對其它相關學科探討，必也有一定的幫助。

³ 徐師曾，《文體明辨》（臺南縣：莊嚴，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12冊），頁51。

⁴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清嘉慶二十年〔1815〕經韻樓刊本），第二篇下，頁29。

⁵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中國編目規則研訂小組研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增修，《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臺北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05），頁106。

貳、傅斯年圖書館

由單純提供史語所研究同仁參考研究資源的圖書室，發展到主題明確、典藏豐富的國際化、資訊化圖書館，「傅斯年圖書館」在動盪的大環境中，滙聚資源與掌握科技先機，不僅保存歷史文物典籍，更穿越時空，積極開發推展文化資源。

1928年4月史語所籌備處正式成立，首要籌劃的事項，就是「圖書備置」的問題。5月呈報大學院⁶核辦且獲准備案的「圖書備置大綱」，⁷便因遷就經費考量，圖書來源多為當時可用之「圖書館」，並「由大學院呈請國民政府通令各省政府調取一切省通志、府廳州縣等地方志」。其後，大學院改為教育部，「圖書備置大綱」形同虛文，但史語所仍本此大綱之原則，積極蒐集地方志書。

1928年10月史語所正式在廣州成立。1929年3月開始遷移至北平，原因之一為「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發達，須有圖書館資助。此時本所無力自辦一適宜之圖書館；欲就北平圖書館參考，亦以移北平為便。」⁸企圖在有限經費中，獲取最佳研究資源，創造「無中生有」⁹之契機。遷至北平後，為方便各書店代為廣泛蒐集善本圖籍送至史語所審閱、購藏，於是訂定購書範圍如下：¹⁰

- 一、叢書及一人自著全書。
- 二、金石書，全買。
- 三、小學書、字書、韻書等，全買。
- 四、類書。

⁶ 1927年7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並籌設中央研究院。1928年4月國民政府修改〈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中研院成為直屬於國民政府的獨立機關。同年11月大學院改為教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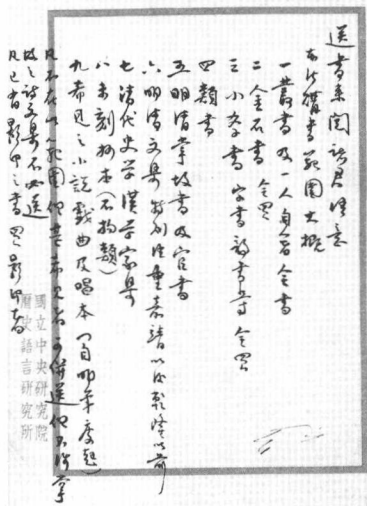
⁷ 《史語所檔案》元380-1，呈大學院「圖書備置大綱」，1928年5月2日。《史語所檔案》元380-2，中華民國大學院指令第575號「所擬圖書備置大綱，尚屬要洽，准予備案」，1928年6月28日。

⁸ 王懋勤，《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資料初稿》（稿本），頁52-53。

⁹ 《史語所檔案》元9-1，傅斯年致陳寅恪函，云「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1928年11月14日。

¹⁰ 《史語所檔案》元315-1，本所致送書來閱諸君，1929年。

- 五、明清掌故書及官書。
 - 六、明清文集，特別注重嘉靖以後乾隆以前。
 - 七、清代史學漢學家集。
 - 八、未刻抄本。（不拘類）
 - 九、希見之小說、戲曲及唱本。
- 凡不在此範圍，但甚希見者，可併送。
但不涉掌故之詩文集不必送。
凡已有影印之書，買影印者。（圖一）



圖一 史語所致「送書來閱諸君」

由於要在「無」中創造資源，故而「凡已有影印之書，買影印者」，不必皆求其原本。而購書原則，則以研究需求為首要考慮，並充分利用週遭資源。

1930年12月，史語所所務會議議決：「本所購買圖書，應請全所同人負責進行，所有各研究員、編輯員應將每組個人及公共研究範圍內之書籍，開列詳細目錄，以便選購。」¹¹ 並分別指定該項專長之研究人員負責。直至今日，史語所圖書之採訪、徵集，仍本此專業分工原則進行。

1956年7月，史語所所務會議議決組織「圖書委員會」。執行有關圖書審訂購置及管理事項。1959年7月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建築「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1960年12月傅故所長夫人俞大綵將傅斯年（1896-1950）遺書捐贈史語所，史語所為紀念傅故所長，特將此新建築定名為「傅斯年圖書館」，翌年六月落成。傅圖因典藏的主題明確，如歷史、語言、文字、考古、人類等學門專書，及包括善本古籍、金石拓片、俗文學、檔案、少數民族文書等館藏特色，早已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寶庫。

¹¹ 《史語所檔案》雜23-1-7，十九年度上屆第一次所務會議紀錄，1930年12月6日。

參、善本古籍主要來源

史語所創所初期，由於受限於經費，擬定的購書政策並不以古籍原刊、舊刻為主，而代之以據舊刊影印者。因而所藏善本古籍的主要來源，早期為移交與接收，其後始有購藏及捐贈。其中比較重要的幾批，稍述梗概於下：

一、羣碧樓舊藏

1927年甫成立的大學院積極於文化事業，保存文獻資源，並著手購置海內善本藏書及國外新出書報。1928年6月，¹² 於上海亞爾培路205號（社會科學研究所所址）檢收以「本部臨時費」五萬五千元購入的「羣碧樓」舊藏，¹³ 共431部5,135冊。9月，大學院將出版品國際交換事務交由國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總辦事處接辦，交換處便設於社會科學研究所原址。1934年本院與教育部商定，將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業務移交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接辦。¹⁴ 史語所傅斯年所長特呈請蔡元培（1868-1940）院長，「原在總辦事處所藏文史學書籍如羣碧樓藏書之類，與本所工作有關者甚多，擬請院長批准撥給本所收藏」，¹⁵ 隨獲院方覆函同意將羣碧樓藏書撥交史語所保存，¹⁶ 大大提昇了史語所古籍善本的收藏質量。

羣碧樓是鄧邦述（1869-1939）的藏書處。鄧邦述，字孝先，號正閭，江蘇江寧人。清光緒十五年（1889），就婚於虞山，得覽岳父趙烈文（1832-1893）「天放樓」典籍。二十四年（1898）成進士，並累於前清擔任要職。鄧氏雖得見天放樓藏書，然自承於宋元版本仍屬懵懂，直至二十七年（1901）入端方（1861-1911）幕中，乃稍知考訂鑒別之學。三十年（1904）始，「罄所入之餘，盡以買書」。三十二年（1906）得宋刊《羣玉集》、《碧雲集》及《李涪

¹² 《史語所檔案》雜14-11，羣碧樓書目檢查記錄，1928年。

¹³ 〈大學院十六年度決算報告書〉第三款本院本部臨時費「第二項購置：25,000」下註：「本院購鄧邦述氏中文書籍價五萬五千元此係第一期付款」。見中華民國大學院，《大學院之工作報告與決算》（〔南京〕：中華民國大學院，1928），頁17。

¹⁴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頁174。

¹⁵ 《史語所檔案》元303-2，本所致函蔡元培，1934年4月23日。

¹⁶ 《史語所檔案》元303-3，總幹事〔丁燮林〕致函本所，1934年4月25日。

刊誤》，為收購宋版書之始。接著數年間可謂鄧氏收書之全盛時期，昕夕候於門之書賈，常數十人。

《羣玉》、《碧雲》之合，還有一番故事佳話。光緒三十一年（1905），書賈柳蓉村（或作柳蓉春，有博古齋書肆，生卒年不詳）原將此二書持售鄧邦述，鄧氏因有歐美之行，匆忙間此事未成。然而柳氏竟為鄧氏留存此書，直至鄧氏於翌年返國。鄧氏感其盛意，依其索值收之，並以「羣碧樓」名其藏書之所，且刻有「羣碧樓」藏書印記。民國元年（1912），鄧氏再得宋板《披沙集》，三書作者分別為唐人李咸用、李羣玉、李中，三李合璧，故有「三李龕」一印；又取三李書名各一字，而有「披玉雲齋」之印。

民國創立，鄧氏宦途並不穩定，曾任清史館纂修，負責清太祖至世宗五朝本紀。十年（1921）歸吳中，後曾為生計，徙寓南昌與南京；十五年（1926）始閉門謝客。鄧氏一生耽溺於藏書、校書，但雅好與生計終難兩全，最後不得已而鬻賣平生珍藏圖書。倫明（1875-1944）《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云：「半生仕宦為書窮，可奈書隨債俱空。」¹⁷ 正是鄧氏聚書心路歷程的寫照！

當鄧氏傳出鬻書訊息時，張元濟（字菊生，1867-1959）因未能及時將函宋樓藏書留在國門，而深以為憾，故努力設法為羣碧樓藏書覓一妥善處所。曾希望梁啟超（1873-1929）能以其影響力，促使京師圖書館購入，然並未獲致結果。¹⁸ 因而又向大學院蔡元培院長建議。傅斯年於羣碧樓鬻書目《鄧氏所藏善本書目》封面題記說：¹⁹

此大學院購羣碧樓書時之底目，當時由張菊生等作介，蔡先生不與人校量，聞售價略高于市價。

該書目僅記卷冊數，至多加記跋者或藏印，不易瞭解書籍的真實情況。且書目所載與實際數量，也常有一些出入，其中冊數不符者便達55部，有可能是

¹⁷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9-30。

¹⁸ 張元濟致梁啟超函，1927年11月7日，見張樹年、張人鳳編，《張元濟蔡元培來往書信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126。

¹⁹ 《傅斯年檔案》II：709，《鄧氏所藏善本書目》：羣碧樓鬻書目。

編目時的筆誤，或為不同版本產生的誤差。書目中部份書名上註「遺失」者，²⁰ 傅斯年曾加題記談到這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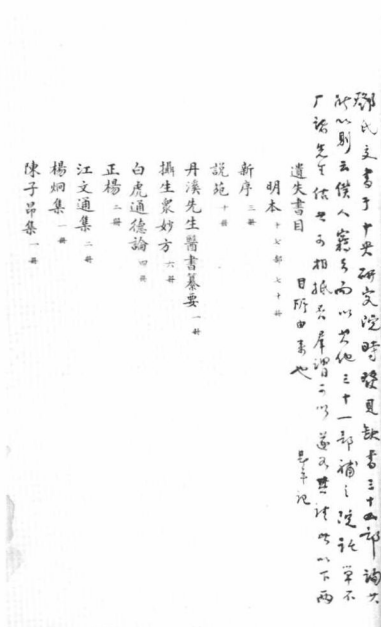
目中書查有缺者，詢之謂僕竊去，另以他書補之。上作「遺失」者皆所謂竊去，補償者不在此目中。

為補「遺失」者，鄧氏另以他書抵補，於《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書目·甲類》²¹ 有〈抵補書目〉，前亦有傅斯年之題記云：

鄧氏交書于中央研究院時，發見缺書三十二部，詢其所以，則云僕人竊去，而以其他三十一部補之。院託單不庵諸先生估其可相抵否，羣謂可以，遂如其請，此以下兩目所由來也。²²（圖二）

檢諸〈遺失書目〉中，見於《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者，便有17部，²³ 而鄧氏所謂「僕人竊去」者，或因典藏豐富，未及點清，誤以為遺失，實則尚存室中。

鄧氏售與本院的古籍善本多為鈔校本、明刻本，而以集部典籍為主。鄧氏對收藏宋、元刊本不遺餘力，現今傅圖所藏宋、元刊本約八十部，²⁴ 其中便有超過三分之二為羣碧樓舊藏。



圖二 傅斯年說明鄧氏遺失、抵補書目原由題記

²⁰ 註「遺失」者，計有33部156冊。與後之〈遺失書目〉多出明本《四書大全》20冊（實8冊），另明嘉靖本《邊華泉集》4冊誤植為《皇甫司勳集》16冊。

²¹ 《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書目·甲類：羣碧樓舊藏善本書目》（民國20年〔1931〕鈔本）。

²² 〈遺失書目〉共32部124冊；〈抵補書目〉31部173冊（有四部冊數誤記，實為187冊）。

²³ 〈遺失書目〉中如明本《新序》、《說苑》、《李文公集》、《東坡四六》、《艾軒先生文集》、《遺山先生詩集》；明嘉靖本《邊華泉集》；鈔校本《無為集》、《雲峰集》、《羣英珠玉》、《鼓吹續音》、《松籥堂集》、《東京夢華錄》、《釣磯文集》、《小畜外集》、《桐江集》、《南廬紀聞》等均見於鄧氏《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

²⁴ 傅圖刻正進行「善本古籍審定計畫」，此為目前所訂大約數目。

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舊藏

1923年日本國會通過將得自清朝的庚款，²⁵ 做為對華文化事業資金。1925年在北京成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負責從事在華文化事業的開展。其後設置的下屬機構「人文科學研究所」，便以《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為研究主題。同年底成立的「北平近代科學圖書館」，亦借用該會設館，其目的為蒐集近代各方面的科學研究精華，提供一個自由研究中心。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沈兼士（1887-1947）負責接收日人利用庚款在北京所辦之「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及附設人文科學圖書館」及「近代科學圖書館」。1946年8月由教育部正式將二單位撥交史語所，包含建築、圖書及傢具等。

史語所接收自「東方文化事業總會」藏書計15,420部，²⁶ 共168,529冊；碑拓本及地圖等5,632幅；中國輿圖等36軸；漢熹平石經殘石100塊；續修四庫提要33,733篇。又滿鐵北平調查分所的中文書籍3,259部，計26,347冊。²⁷ 另接收「近代科學圖書館」的十門類科學圖書28,503種，共83,745冊。²⁸

1946年6月史語所特設「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以處理接收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及近代科學圖書館所藏約三十萬冊圖書之清點、重新編目等工作，並整理以往購藏的內閣大庫檔案明清史料。²⁹ 當整理工作將完成時，所方希望能由接收之圖書中挑選南京所部未藏之書籍，運往南京，以備運用，³⁰ 選書之工作由副研究員張政烺（字苑峰，1912-2005）負責。³¹

²⁵ 1900年（庚子）義和團拳亂引發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1901年（辛丑）清廷與十一國駐京公使簽訂了賠償鉅款的和約，史稱「辛丑條約」，而該賠款即名「庚款」。

²⁶ 經部1,893部、史部4,017部、子部1,963部、集部3,942部、叢書1,461部、方志2,144部。

²⁷ 《史語所檔案》雜8-2，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移交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圖書傢具清冊，1946年8月1日。

²⁸ 《史語所檔案》雜8-3，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移交近代科學圖書館房舍圖書傢具清冊，1946年8月1日。

²⁹ 《史語所檔案》雜4-4-4，本所工作報告（35年10月至36年9月）。

³⁰ 《史語所檔案》雜36-53-3，本所致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函，1947年7月9日。

³¹ 《史語所檔案》雜36-53-6，余遜致夏鼐函，1947年7月14日。

1947年12月史語所北平辦事處主任余遜（字讓之，1902-？）致函傅斯年報告裝箱運京情形：³²

至九月初旬，始著手裝箱，苑峰兄隨挑隨裝，約一月餘，共裝銅器四箱、檔案及裱好之楊圖六箱、書籍廿八箱（共卅八箱），書箱較四川所製者為大，以容量計之，約當川製者五十餘箱。生曩承尊命運書二十至四十箱之間，故本此標準辦理。裝箱之東方圖書計：經二二四部、史八〇三、子二四一、集四九、方志九五、叢書六二，凡千四百數十部，約一萬數千冊，史部入選者較多，經、史、子裝畢，所餘空箱無幾，故集部較少。

傅圖「善東」書區，編有1,464號萬餘冊的古籍，即為張政烺挑選送南京者，其中大部分係明刊本、明鈔本及稿本。該批典籍，多是動亂中由清末藏書家散出者，故卷中有大量之名家手書批語、校記與題跋。

1948年底，本院決定遷臺，並將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圖書，委託北京大學代為管理。³³ 該批典籍現存於北京中國科學院。

三、鎮館三寶

自接收由院方轉來羣碧樓舊藏，史語所始有宋刻、元版古籍收藏。此後亦陸續購入若干宋元善本，其中最重要的即「鎮館三寶」：北宋刊《史記》、南宋刊蜀本《南華真經》、南宋刊《文苑英華》。

宋刊《文苑英華》原有千卷，一冊十卷，共一百冊。現今存世可知者只有十五冊一百五十卷。³⁴ 1946年底，史語所透過徐鴻寶（字森玉，1881-1971）以國幣參佰萬元代為購得卷271-280一冊，³⁵ 此為史語所購入的首部宋刊本。《史

³² 《傅斯年檔案》IV：249，余遜致傅斯年函，〔1947〕年12月5日。

³³ 《史語所檔案》京4-2-29，中央研究院致北京大學函，1948年11月23日；京4-2-32，傅斯年致朱家驊函，1948年11月29日。

³⁴ 存201-210、231-240、251-260、271-280、291-300、601-700等一百五十卷。

³⁵ 《史語所檔案》雜36-46-1，本所致函本院總務處，1946年12月18日。

語所檔案》收有傅斯年二紙手書題記，或擬置該書之首，以記來源，茲錄於下：³⁶

宋刊《文苑英華》一冊，徐森玉先生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購之上海，此本所收購宋刊本之始也。是書零本自內閣大庫散出，北平圖書館猶存五冊，³⁷ 傅沅叔亦有之，並他家所藏不逾十數。書雖刊于寧宗，緣是內府開雕，刊工裝潢之美，兩宋刊本皆若未逮。每卷之始，有一紙籤半在內半在外，如歐籍之Thumb Index。此冊在外者已失，在內者猶存，凡此裝潢，今日見之猶為神往。七百五十年之法物，所割雖不過一釐，固勝於補版累累者萬萬也。此書傳本淵源，詳傅氏藏園題記，不具述也。書價三百萬，約當黃薨園時三五十番，東虜猾夏前二百圓耳。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傅斯年記於南京亭林精舍。（圖三）



圖三 傅斯年《文苑英華》題記

³⁶ 《史語所檔案》雜36-46-2，傅斯年手書宋刊《文苑英華》題記，1947年4月。

³⁷ 據1930年傅增湘於宋刊《文苑英華》卷201-210之題記：「按此書為內閣大庫之物，宣統三年（1911）清查閣書移送學部十冊，自卷六百一至七百凡一百卷，今存北平圖書館。」其時北平圖書館應存十冊。